

選聲相

第十輯

三	性	人
白	字	會
第	一	針
小	買	論
酒	賣	迷
打	沙	鍋
再	來	來
學	柳	子
雙	字	意
大	審	誑
		供

三 性 人

甲：人的脾气秉性不等一样，有脾气暴的，有脾气柔軟的，还有好食小便宜的。今天早起来，我就碰見一个脾气暴的，这个脾气暴的又遇見一个脾气柔軟的，脾气柔軟的踩了脾气暴的脚啦，脾气暴的說：“你往哪踩？”脾气柔軟的說：“我沒看見。”“你踩了我了，你說你沒看見，你若碰上电車呢？”脾气柔軟的說：“我也不往电車上撞啊！”脾气暴的說：“你踩了我，你就白踩了嗎？”“那若不白踩，鞋踩坏了再給你买一双，脚踩破了到医院給你上药。”脾气暴的气的說了一句話，我听着都乐了。

乙：他碰什么呀？

甲：“我告訴你吧，你也就踩了我吧。”

乙：若踩了別人呢？

甲：也白踩唄。这是脾气暴的和脾气柔軟的，还有一种好食小便宜的。我就有这么个朋友，昨天我上他家串門去了，他“死乞白賴”地叫我在那吃飯。留我吃什么呢？热湯面。面做好了，他一看缺点小酌料：香油、醬油、醋。按理說應該拿个瓶和碗去打，他沒有，拿个沙鍋子去打。到了小鋪就問：“你有香油嗎？”掌柜的說：“有。你打多少錢的？”掌柜的把沙鍋擡過去，这貪小便宜的說啦：“你給打一分錢的吧！”掌柜的一核計：香油八、九角一斤，有心不賣唄，又一道橫住着，卖給他就卖給他点吧。掌柜的把提斗拿起来，給他打半兩。貪小便宜的用手擦了去，象那个你拿沙鍋就走吧，他不走，端着沙鍋向掌柜的晃搖，

把半两香油全晃沙鍋里去了。貪小便宜的說啦：“我打錯了，我打醬油，你給我換換吧。”掌柜的接过沙鍋一看哪，这点香油全晃进沙鍋去了。掌柜的沒法子，又給他打了二两醬油，倒在沙鍋里，香油又漂上来了。象那个你就走吧，还不走，又跟掌柜的說：“你把醋再給我少弄点儿。”喝！一分錢他对付三样。

乙：哈哈！这主可真够找小便宜了。

甲：你說誰乐意跟他交朋友！新社会沒有得意这三种人的，旧社会还真有得意这三种人的呢。

乙：誰得意这三种人呢？

甲：旧社会有个知县得意这三种人。他叫两个衙役来，知县說：“今天叫你們不为別的事，就是叫你們給我抓三个人，要一个脾气暴的，一个脾气柔軟的，一个好貪小便宜的。限你們三天，拿来每人賞十两銀子；拿不来每人重

賞四十大板！”

乙：这倒不錯，有賞有罰。

甲：二人一听说：“好。”到街上找去了。从那边来个人就問：“你是不是好貪小便宜？”那人翻了：“你怎么看我好貪小便宜！我买誰东西沒給錢！”二人一听認錯人了。到三天头上一个沒拿着。老爷一听生气了：“打四十板子！”屁股全打开花了。老爷說：“再限三天！”这二人愁起来了，不好逮呀！小偷好逮，这人的脾气在身上带着呢，上哪逮去呀？二人一核計，咱們逮不了，找个酒館去喝酒，喝醉了找个地方一睡，到三天头上不就是四十板子嗎！俩人正在吃酒之时，一看大街的人特別多，把跑堂的叫过来，問：“今天街上咋这么熱鬧？”“你不知道哪，城外唱野台子戏呢，今天头一天开戏。你們怎么不去看看戏呢？”二衙役一听，說：“好，咱俩看戏去。”来在戏台前边，找个得看的地方，往那一站。

正在看戏，戏台下面打起来了。

乙：誰和誰？

甲：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抱住一个三十来岁的大人的大腿，在那又哭又叫：“爸爸！你快回家吧！咱家着火啦。三间房子着了间半了！”一般人一听这话准跑回家救火去，这主不着急，问：“怎么啦？”小孩说：“咱家着火啦！”这主不紧不慢的说：“不要紧，等咱爷俩看完戏，再一块回家救火去。”这句话还没说完，就在他身后挤过来一个人，扯住他的脖领子，就给他一个大嘴巴。挨了打他还不着急，捂着腮帮子看着打人的那位乐：“咱俩也不认识，你凭什么打我呢？”那人说：“我还得打你呢！你家着火了，你为啥不去救火，还在这看戏？”这主说：“我家着火碍你啥事？你管得着吗？我乐意去就去，不乐意去就不去。你打我嘴巴，白打了嗎？”二衙役一听不象话，过去问：

“你们因为什么打仗？”那个挨打的說：“我家着火了，我儿子叫我回家救火去，我説看完戏再去……”二衙役問：“你们家着火，你听见不着急嗎？”“也別說我們家着火呀，我們家出八条人命我也不着急呀。”二衙役問：“你为什么不着急呢？”“我就这么一个慢性人嘛。”二衙役一听高兴了，慢性人在这呆着呢。“行了，你在这等一等吧。”二衙役又問那个打人的：“你为什么打人一个嘴巴呢？”“二位，他家失火他为什么不去救火呢？我这脾气哪受得了这个，我打他出出气。”二衙役一听乐的了不得，急脾气在这呢。再逮一个贪小便宜的就够了。“行啦！你二位跟我們走一趟吧！”正走着，又碰見一伙打仗的。

乙：为什么打仗？

甲：一个做小买卖的，卖个糖块、小饅子什么的。有一个人买一块糖，偷两面小饅子，叫掌柜的看見了。掌柜的說：“你

买一块糖，为啥偷两面小鏡子呢？”“掌柜的你別嚷了，这两面小鏡子我挺爱的。”掌柜的說：“你爱花钱买呀！”这个人說：“我不是舍不得錢嗎！”掌柜的說：“那你是什么脾气呢？”“噯，我就是爱貪小便宜啊。”二衙役一看可乐了，貪小便宜的在这呢。“行啦，你跟我們走一趟吧！”把三个人带回来，报告知县老爷：“三个人全拿来了。”老爷說：“赶紧升堂！”把三个人带了上来，三个人跪下。老爷在上边問：“你是怎么个事呀？”这主說：“我的脾气最暴，沾火就着。”老爷又問第二个：“你呢？”“我是慢性子，火上房也不着急。”老爷又問第三个：“你是怎么回事？”“我爱貪小便宜，买什么东西都不爱給人家錢。”老爷說：“你們这三个人是認打認罰吧？”三个人說：“認打怎么講？認罰怎么講？”“認打每人打五百板子，認罰都給我当差，你們干不干？”三人說：“我們願意認

罰。”老爷說：“你是急脾气，你侍候我，給我跟班。”

乙：为什么叫他跟班呢？

甲：因为急脾气的人办事爽快，不能慢事。叫慢脾气的給老爷看小孩，叫他看孩子，孩子怎么鬧他不心煩。老爷有两个小孩，一个五岁的，一个三岁的。那个好貪小便宜的，叫他管买东西，为的是不能吃亏，碰巧还許偷点回来。

乙：不用說这老爷也貪小便宜。

甲：这天老爷把急脾气叫来了：“你到后院把馬給我备好，备好馬咱俩一块出城会客。”急脾气的說：“好吧。”到馬棚一看，馬在那拴着，拿过馬鞍子要备，这馬眼生，不讓他备，直尅馱子，把急脾气的气火了，拿刀把馬脑袋削下来了，說：“我看你还也不尅馱子了？”老爷更完衣出来一看就火了，問：“你怎么把馬杀了？”急脾气說：“我不把它杀了，他不叫我备呀！”老爷一吓，說：“这回它可叫你备了。我騎死馬到哪去呀？”急

脾气說：“我不知道。”老爷說：“你多耽誤事。告訴外边給我抬轎！我乘轎去。”老爷坐着轎，急脾气在后边跟着。出城不远，在前边有道河，过不去了。河有多深呢？深的地方沒腰。老爷說：“急脾气，你耽誤多大事？咱們若是騎馬來，趟河就过去了，这坐轎能趟河嗎？”急脾气說：“老爷，您別着急，我背你过去吧。”老爷下轎，急脾气把老爷背起来就下河了。趟到河当腰，老爷一看，心就軟了：人家身上都湿了，我能叫他白背嗎！想到这就說：“回去时候，我賞你五两銀子。”急脾气一听就乐了，把老爷扔河里，就跪水里給老爷請安。老爷說：“你怎么把我扔河里了？”急脾气說：“我不是得謝賞嗎！”老爷說：“衣裳都湿了，怎么会客呀，你把我再背回去吧！”

乙：客沒会成。

甲：是呀。老爷坐轎回来，一进大門，看見慢脾气在門口站

着呢，就問：“你站这干什么？不領少爷玩去！”慢脾气說：“哪个少爷？”“二少爷哪？”“跟他媽吃奶去了。”“大少爷哪？”“掉井里啦。”

乙：啊！

甲：老爷一听着急了：“赶紧去捞吧！”慢脾气說了：“还捞啥呀，都掉里四个爹脑袋了。”老爷說：“你怎么不早說呢？”慢脾气說：“你是問的急呀，若不价我核計明天才告訴你呢。”老爷說：“你耽誤多大的事？赶紧捞去吧！”捞上来一看，渾身都泡肿了。老爷說：“貪小便宜的，赶紧到棺材鋪要口棺材去。”貪小便宜的拿五两銀子就去了，到棺材鋪就問掌柜的：“这口棺材要多少錢？”掌柜的說：“八两五。”“咳，哪值八两五，給一两五吧！”掌柜的說：“你买什么东西都还价呀！少一点不卖。你图意賤，买那个吧！”“哪个？”掌柜的挑过来一个，板挺厚，釘的还挺結实，就是楊木的。

“这个多少钱？”“少五两不行。”“好，不给你还价，就来这个。”掏出五两银子，交给掌柜的。掌柜的接过银子上眼房去称，看看银子够不够分量。贪小便宜的一看掌柜的可漏了空子，旁边有个小的就套在大的里头了。心里话：还价不行，我偷你的。把盖盖好，掌柜的从眼房出来，说：“你的银子不多不少，正好。”贪小便宜的扛起棺材就

走，到家了，放在老爷面前，说：“老爷，你看看，挺好。”老爷看外边挺好，不知道里边怎样，掀开盖一看，里边还有一个小的，老爷火了：“贪小便宜的，我叫你买一个，你怎么给我买俩呢？”

乙：是呀！看他怎么回答？

甲：他说：“老爷，那你着什么急？等二少爷死了，不省着买了吗！”

乙：他还贪小便宜哪！

白 字 会

甲：这回说一段相声。

乙：你们这相声演员文化程度都很高吧？

甲：过去我是文盲，一字不认。解放后，我们艺人都上文化班，近来学了很多文化，现在是初小的程度。

乙：好！您是个文艺工作者，应该虚心学习文化。这样对于宣传工作才能有更大的贡献。过去在旧社会，人不认

字，真是睁眼的瞎子，在旧社会里有这么三种人：一种是真认字的；一种是多少认几个字的半文盲；一种是一字不认的文盲。就拿咱们说相声的某某人吧，他就是半文盲，跟他一块儿出去，笑话多啦。

甲：什么笑话？

乙：那天走到街上一个鲜货铺门口，他拉着我说：“哎！你

看，糖炒栗子三角錢一斤。”

甲：什么是糖炒栗子？

乙：我一看，原來那个鮮貨鋪門口挂着个牌子，上写：“糖炒栗子三角一斤”叫他一念把“栗子”給念成“票子”啦。誰家糖炒炒票哇？叫人多可笑。这还不算，有一天走到郵政局門口，他对我說：“大哥，前边不是鍾政局嗎？”把郵字念成鍾啦，多可笑。最可笑的是以前我在天津，有一个朋友也是不識字，这天他上街走在“德国醫院”門口，他把“德国醫院”看成是“德国醬园”啦，他寻思：这德国醬油，味一定不会坏，自己不吱声，回家取了两个瓶子来，进了德国醫院大門，里边过来一个德国醫生，德国人不懂中国話，两个人說了半天也沒弄明白，最后德国醫生一想：他可能是要買家庭消毒的葯水吧。接过瓶子給他灌了两瓶子，他拿回去做菜攪了点儿，一尝味，喝！这个难聞，說不上来那

股味。

甲：不是醬油嗎？

乙：石碳酸。

甲：那还能吃！

乙：你看这不識字的多困难。

甲：看起来不識字真是困难。

乙：識字好。

甲：对啦。

乙：还有笑話哪。

甲：还有什么笑話？

乙：有这么哥俩，認識几个字馬馬虎虎的，有一天出外游玩，走到一座廟前，見廟門上写“文廟”二字，哥哥說：“嘿！兄弟你看這個‘文朝’写的多好。”兄弟一听说：“哪是文朝，那是丈廟。”二人正在抬杠，由廟里出来一个和尚，哥哥上前去問：“大师傅，我說这字念文朝对不对？”兄弟說：“他說的不对，那念丈廟。”俩人都說完啦，老和尚笑了笑，說：“我沒工夫給你們分辨是文朝是丈廟，我得赶紧給我師傅打齋去哪！”和尚捧着个白布兜，兜上有两个字“打齋”。这哥俩

一听，就問：“人家都說打齋，你怎么說打齋？”和尚說：“我給我師傅打二十多年齋啦。”三個人正在口角，從廟里出來一個教書先生，這三人一看是教書老師，就說：“別爭吵啦，咱們問老師吧，究竟誰對誰不對。”哥哥上前說：“我說念文朝他說念丈廟，最可氣和尚打齋不說打齋說打齊。您是教書先生，您給我們評評到底誰對？”先生說：“我也不知道你們誰對誰不對，我去拿字果來查查。”這哥倆說：“哎！那明是字彙，老師怎么念字果？您这么教書得誤人多少子弟？不行！咱們四個人得打官司去，弄清到底誰對誰不對。”四個人到了縣衙門，一打堂鼓，老爺一聽打堂鼓必有人命案，即刻升堂，老爺說：“把告鼓人帶上堂來！”接着把四個人都帶上來啦。老爺一看也不帶打官司樣，其中

還有一個和尚。老爺大堂挂有一塊牌匾，是老百姓給前任縣老爺送的，上寫三字“賽東坡”。老爺問明四個人的來意，大哥說：“我們走到那兒，看見兩個字，我說念文朝，他說念丈廟，大師傅出來，打齋不念打齋，念打齊。我們三個想問問老師，叫老師給我們評評誰對誰不對，老師也不認識，不認識還不算，還要去查查字果，字彙硬念字果，他这么教書不知要誤人多少子弟。”老爺這里一听，說：“好吧，我給你們說四句詩，正好一人一句，你們回家去一研究就知道啦。”

甲：縣太爺作的什么詩？

乙：縣太爺指着四個人說：

“文朝丈廟兩相異，

和尚不該說打齊，

哪有先生查字果，

抬頭看看賽東皮。”

甲：他也錯啦！

第一針

甲：相聲是藝術，講究說、學、逗、唱。

乙：對啦。

甲：可是還有的人管相聲叫生意。

乙：生意？

甲：要叫生意聽着還不太别扭，還有管我們叫生意門兒的，我說了二十來年相聲也沒找着門，楞管我們叫生意門兒。

乙：你說有沒有生意門兒？

甲：有啊。

乙：干什麼的是生意門兒？

甲：那可太多啦，我說幾樣你听听，交卦的、相面的、點瘡子的、拔牙的、賣假藥的。

乙：你說這都是生意嗎？

甲：啊，這都是生意。

乙：他們是怎麼個生意？你說說我听呀。

甲：你就拿這點瘡子的說吧，那就是生意。

乙：點瘡子的叫什麼生意？

甲：行話叫“戳黑兒”。

乙：好嘛！還有黑話哪。

甲：一般人都叫點瘡子的。你知道往你臉上點的那是什麼？

乙：那不是藥嗎？

甲：什麼藥？

乙：瘡子藥。

甲：瘡子藥？

乙：瘡子藥。

甲：瘡子藥？哪個醫院賣瘡子藥？你上醫藥公司買瘡子藥有嗎？

乙：沒有。那您說往臉上點的那是什麼？

甲：“石灰”跟“強水”。

乙：怎麼還是紅色的？

甲：里边有點紅顏色。

乙：好嘛！

甲：他主要賣的是什麼？

乙：他賣的是什麼？

甲：賣的是嘴。那嘴可真能白話，你打眼前一走，一句話吓你一跳。

乙：他說什麼？

甲：“站下！”“干麼？”“老弟呀，請坐！”這位還真聽說，就坐下啦。“老弟！結過婚嗎？”

乙：這位說什麼？

甲：沒有。“老弟，最近有步喜運嗎？”這句話損透啦！年輕人沒媳婦，他准捉摸這句話：“有步喜運？誰把我看上啦哪？”

乙：誰把他看上啦？

甲：那點痞子的把他看上啦。“老弟呀！這步喜運由去年就應當走，為什麼沒走你知道嗎？”這主說：“我哪兒知道？”“老弟，給你個鏡子看看。”

乙：給他鏡子看什麼？

甲：看痞子。

乙：噢。

甲：“老弟！你臉上這顆痞子可不好，這顆痞子名字叫‘滴汗’，這顆痞子尅妻。”

乙：尅妻是怎麼回事？

甲：就是有了媳婦活不長。這位一聽說：“那怎麼辦哪？”“点了去吧！”“多少錢哪？”“一

角錢。”這位一捉摸，花一角錢就不尅妻啦。“好，点了去囉。”這位把那小瓶就拿起來啦：“尅妻的痞子不能要。”

乙：就花一角？

甲：一角？只要那小瓶一拿起來說不定多少錢哪。“尅妻的痞子不能要。這兒還有一顆，這顆痞子喪子，中年喪妻，老年喪子，這是人生最不幸的運氣，這顆痞子也不能要。”

乙：怎麼？

甲：又一角。

乙：噢！又點一個。

甲：接着還往下說：“這顆也不能要，有這顆將來讓火車軋死。”

乙：瞧這倒黴勁！

甲：“……這個將來讓水淹死，這個將來讓火燒死，這個得讓馬踢死……”好嘛！糊里糊塗塗完了，照鏡子一瞧……

乙：多少？

甲：四十八個。

乙：好嘛！四塊八。

甲：錢不要緊，這罪受不了。

乙：怎麼哪？

甲：疼啊。

乙：那還疼嗎！

甲：想挺好的臉，這些窟窿能不疼嗎？疼可是疼，也沒有叫

喚。

乙：怎麼哪？

甲：你看那個點瘡子的剛往臉上

一點，“哎呀！”您說有這么叫

喚的嗎？

乙：沒有。

甲：這位疼還不敢言語，站那兒

五官直那位：“先生，疼啊。”

“唉！馬上就不疼啦。”五分

鐘以後那玩藝都干啦，拿那

小錘子都錘了去啦，这回再

照照鏡子，瘡子是都沒啦。

乙：好啦。

甲：弄一臉麻子。這就叫生意。

乙：就這一樣是生意嗎？

甲：還有。

乙：干麼的？

甲：拔牙的。

乙：那要牙疼就甭拔啦？

甲：你牙疼不要緊，你可以上牙

科醫院，你到那去先檢查，人

家看該拔的給你拔，該上藥

的上藥，該打針的打針，那兒

一點不胡弄人。

乙：那你說這拔牙的哪？

甲：我說這拔牙的，不管馬路旁

邊、市場里头，到哪哪拔。手

里拿個小皮包，那裏邊全是

牙。

乙：人牙？

甲：哪兒那末些人牙？

乙：都什麼牙？

甲：驢牙、馬牙、狗牙，什麼牙都

有。他拿那個作樣子，往那

兒一站旁白話。

乙：他白話什麼？

甲：“來倆人！來倆人！”半會

工夫圍上好些位。

乙：還真有人看他呀。

甲：不知他是干麼的。“那位說

啦……”

乙：那位說啦？

甲：哪位也沒說，就他那兒說啦。

“那位說啦：‘你是干麼的？

是賣葱的？是賣蒜的？是賣

米的？是賣炭的？我一不是

賣葱，二不是賣蒜，三不是

賣米，四不是賣炭。那位說

乙：……”

乙：那位真好說。

甲：“那位說：‘你是干么的？’我是專治牙疼的。有風牙疼、火牙疼、老人牙疼、少年牙疼，多少年的牙疼，我都能治。有牙疼的到里边來看看吧！”

乙：有牙疼的嗎？

甲：你還別說，真有那倒霉的。這位捂着腮幫子過來啦，那半拉臉都腫啦。說：“先生，我牙疼。”

乙：還真有治的。

甲：“先生，你給我看看。”“好，哪個牙疼啊？”“槽牙疼。”“多少日子啦？”“一個來月啦。”“吃飯別扭吧！”這不是廢話嗎！

乙：可不是廢話。牙疼吃飯能不別扭！

甲：“啊，吃飯別扭。”“拔去吧！”“好。”這位那意思早樂意拔去。說：“先生，多少錢啊？”“哎呀！捉錢啊，真不夠一盒紙煙錢，您給弄兩角錢吧！”這位一捉摸還真便宜，兩角

拔個牙。“好。你給拔吧！”

這位一伸手由那小皮包拿出一把鉗子來。

乙：治牙的鉗子？

甲：不！老虎鉗子。

乙：老虎鉗子？

甲：就是夾電綫那個家伙。這位一看那鉗子就吓一跳：“先生，就攔這鉗子拔？”“唉，甭害怕。這叫錐子剃頭各有一傳手，張嘴吧！”這位把嘴張開，他把那鉗子戳嘴里去啦，在里边一“擺嘍”，問：“哪個牙疼？”這一“擺嘍”哪個都疼。“哎呀！……”“噢！就這個疼。”拿鉗子就給夾住啦：“咳嗽！”

乙：干么讓他咳嗽？

甲：他一咳嗽，就那個勁就給拔下來啦。“咳嗽！”“哎嘿！”頭一下沒下來，“再咳嗽一下！”“哎嘿！”第二下——使勁下來啦。

乙：牙下來啦！

甲：不但牙下來啦，連牙花子都下來啦。順嘴往下淌血，這位疼的張嘴就要罵，剛一張

嘴，这家伙又说話啦，他这句话才損哪！

乙：他說什么？

甲：“把嘴閉上！灌进风去有生命的危險。”这位用手赶紧把嘴捂上啦。你肚子里有話讓你說不出来。

乙：这话真損哪！

甲：这位蹲到旁边疼的直哆嗦。拿指头一摸这牙，这回不讓說話也得說啦：“先生，你給我拔的哪个？”“不上边那个嗎？”“先生，我下边这个疼。”好嘛！給拔錯啦。

乙：拔錯啦！

甲：“先生，您給拔錯啦。”“拔錯了不要紧，我再給你拔一个。”“不！先生，我受不了，拿那个鉗子拔太疼。”“你想想两角錢沒有葯，能不疼嗎？打算不疼你花五角，我有葯，敲这葯，你擱鼻子一聞这牙自动就掉啦。”

乙：这还不错。

甲：这个，这个更損啦。

乙：怎么哪？

甲：这位說：“我給你五角，你給

我拔吧！这回疼不疼？”“不觉疼。”这句话太損啦。“好，不觉疼你拔吧！”这位一伸手擱那小皮包里又拿出一个东西。

乙：还是那鉗子嗎？

甲：不。拿出一根拉弦，那玩艺比鋼絲都结实。他系了个套儿。“哪个疼啊？”“先生，請看准了吧！花五角别再弄去个好牙。就这个。”这位也真倒霉。

乙：怎么哪？

甲：这位这牙有挺寬的牙縫，他拿这套把那牙給拴上啦，拴上这牙还不算損，最損的是他牽着这位在場子里曬：“各位：再有拔牙象我这么拔的，就算我跟他学的。这叫一个將軍一个令，一个和尚一个磬，一个师傅教的，百个徒弟学的。”这位实在受不了啦。

乙：那还受的了？

甲：“慢点！慢点！慢点！”到場子当間，拔牙的說：“哈腰！”这边在牙上拴着，那边給拴在桌子腿上啦。这位站也站

不起来，蹲也蹲不下去。

乙：瞧这倒霉劲！

甲：“先生！我这牙多咱掉？”“馬上就掉。我给你拿点药啊。”拿出一个小瓶来。

乙：治牙疼的药？

甲：不！不是！是“二踢脚”里的炮药。

乙：好家伙！

甲：把这药倒在桌子角上一堆，说：“拿鼻子闻吧！闻一会儿那牙自动就掉啦。”这位闻上啦，趴那儿闻了半天……

乙：掉啦？

甲：没有。“先生，怎么没掉哪？”“噢！我这药反潮啦，我给你烤烤。”这主意才损哪，拿出一根鞭杆香来，把它点着。“看着啊！”还让这位瞧着，这位瞪两眼瞅着这炮药，他拿这香往那药上一杵，“嗤啦……”“哎呀！”掉啦。

乙：怎么掉啦？

甲：那还不掉！那火药一着，这位害怕往后一仰，拉弦那头不在桌子腿上拴着吗！楞给揪下来啦。

乙：好家伙！

甲：这位牙是掉啦，再一摸眼眉也没啦。

乙：怎么哪？

甲：让火都给燎去啦。这位说：“哎！你不说拔牙不觉疼吗？”“啊！是啊。我说的明白，不脚（指脚）疼吗？你拔牙你那脚疼啦吗？”“我脚没疼。”“那不就行啦吗！”你说这俩钱花的多窝囊。这叫生意。

乙：您说的这生意真损。

甲：这不损，还有比这损的。

乙：什么买卖？

甲：有一种卖假药的，特别损，可是他不在都市做，净到乡下去做。

乙：为什么下乡哪？

甲：因为旧社会那个时候的乡下不象现在的乡下。现在的乡下，大部分都有医院、药铺和诊疗所，有病时可以马上请大夫来看。在那个时候，乡下医院、药铺都没有，所以抓药就得上城里来，到城里来请先生一天，送先生一天，连

开方带抓药必须得两三天，病人有什么病都耽误工，所以这种卖假药的，他们就鑽这个空子到乡下去卖，穿的倒挺文明，长袍短褂，有个药箱子他还不背着。

乙：谁背着？

甲：他有个小徒弟，十二、三岁的小小子，给他背着药箱子。两个人一进村子口，找个人多的地方，站那儿旁白话。

乙：白话什么？

甲：手里拿个大串铃：“嗒楞嗒楞”直摇，人来多了，他这儿就白话上啦（学外省语音）：“众位呀，敝人就是天下第一针，我的针下去能治百病。”

乙：他是瞎白话？

甲：“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跑肚拉稀、大肚子痞疾、闹脚气、转腿肚子，我是全治啊！”

乙：喝！治的可真全科。

甲：白话了半天……

乙：有治病的吗？

甲：你还别说，真有倒霉的。“先生，您是治病的吗？”“啊，治

病的。”“先生，您快点进来！我们家有人。”“好吧。”带着徒弟跟人进屋啦，到屋里一瞧，炕上躺个病人。

乙：男的女的？

甲：是个六岁的小小子，得的是大肚子痞疾。“这个病治过吗？”“治过多少回没见好。”“这叫弹打林中鸟，病治有缘人。跟他们没缘，跟我有缘，这病得扎针。”本家一听高兴啦。

乙：怎么高兴啦？

甲：他外号叫天下第一针，甭问扎针一定有拿手。说：“好。先生，您给扎吧！”他一伸手，从箱子里拿出个针来，这根针倒不长……

乙：一寸？

甲：一尺二。

乙：喝！

甲：车条。

乙：好家伙！

甲：车条头前磨个尖。这根针拿出来，这本家就吓一跳。

乙：那还不吓一跳！

甲：“先生！拿这针扎危险吧？”

“危險什么！扎針有穴道。你害怕什么呀！”他拿這針照小孩肚臍眼一使勁，扎進去八寸，這邊扎進去那邊都露尖啦，本家心里頭“噎噎噎”直跳。

乙：好嘛！那還不跳。

甲：跳了有二十分鐘，本家這心才放下。

乙：怎么哪？

甲：這孩子扎針之前老哼哼，這針扎完了不哼哼啦。本家一看這針法是真不錯。

乙：大概是止痛啦。

甲：這本家伸手一摸小孩的腦袋，本家樂啦。

乙：樂什么？

甲：沒扎針以前，這孩子燒的跟火炭兒似的，扎針以後，這孩子不燒啦。

乙：退熱了。

甲：往下又一摸呀，燒是不燒啦……

乙：怎么啦？

甲：都涼啦。掀開被一看……

乙：好啦？

甲：死啦！

乙：喝！那還不死。

甲：一針給扎死啦。本家一看急啦：“先生！您給扎死啦！”“呆着！我是治病的先生，我也不是要命鬼呀！一天扎死一個，一年扎死三百六十五個，我還能活得起嗎？我看看……”掀開被一看……

乙：怎么样啦？

甲：是死啦。“噢！跟我也沒緣啊！”

乙：怎么沒緣？

甲：是沒緣，有緣能給扎死嗎？人給扎死啦還不算，這几句话才可氣哪。

乙：說什么？

甲：“哼！行啦！這不是人已經死啦嗎？人活百歲也是一死呀，死了死了，死了拉倒，這回你們就省了錢啦。”

乙：怎么哪？

甲：“甭治啦。”

乙：那還治什么？

甲：“完啦！錢我也不要啦，人哪？你們埋了吧！咱們兩便吧。”

乙：怎么？